

潞安府志目次

第一卷

星野

第二卷

疆域

里鎮

第三卷

沿革

第四卷

山川

水利
橋梁

第五卷

城池

公署

第六卷

形勢

關隘
驛遞

第七卷

廟學

書院
羣祀

第八卷

風俗

物產

第九卷

田賦

貢篚
鹽法

倉儲

第十卷

古蹟

陵墓
寺觀

第十一卷

紀事

祥異

第十二卷

封建

第十三卷

節鎮

第十四卷至十六卷

職官

第十七卷

名宦

政績

第十八卷至二十卷

選舉

徵辟貢士

封廕仕進

進士例仕

舉人武科

第二十一卷

人物

名賢

第二十二卷

人物

忠烈文苑

儒林

第二十三卷

人物

孝義

潞安府志卷二十二

人物二

忠烈

周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

人入宮塗廁中挾七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執
讎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
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
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
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
汝非豫讓耶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
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曰旣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

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旣去頃之襄
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
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
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
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
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
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

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
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
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
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
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漢

馮參乎叔平左將軍奉世子學通尙書少爲黃門郎給
事中宿衛十餘年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竟

寧中出補涇陵食官令徙寢中郎陽朔中擢爲上河
農都尉病免復爲涇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
守以邊郡道遠徙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以中山王舅封宜鄉侯
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時王病上奏願貶
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詔還參京師以
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
數勸參少詘節卑體以下五侯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哀帝卽位傳太后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
祝詛之罪參以同產謁者承制召詣廷尉參自殺且

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漢書贊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後徙上黨受歐陽尚書學於平當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薦爲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西曹掾甚敬重焉薦爲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

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
察過照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
所非坐免歸數月復徵爲諫大夫宣每居位嘗上書
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傅太后欲稱尊號封爵親
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執正議
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極諫上以
宣名儒優容之是時地震民訛言明年正月朔日蝕
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
千人宣復上書言尤切直上大感異納宣言徵何武
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

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
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没入其
車馬僱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
捕從事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
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
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
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旣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爲其
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於長子後以辛興
連坐繫獄自殺

陳龜字叔珍上黨沁氏人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累
遷京兆尹繩治三輔豪強郡內大說會羌人寇邊桓
帝拜龜度遼將軍上疏帝爲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
吏民龜旣至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大將軍
梁冀譖龜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坐徵還因乞歸田里
復徵爲尚書冀虐日甚乃具疏請誅之不報遂不食
死西域之人并涼庶民咸哀祭其墓焉

陳龜收入府志說見選舉

前趙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少而孤貧常躬耕讀書
年四十不與人交劉淵爲左賢王招之不答及僭號

徵爲黃門郎進廷尉在位忠蹇屢進讜言退而創草
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劉聰時爲其后劉氏起鷄儀樓
元達犯顏切諫聰太怒將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
市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
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要當上訴
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
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鑠
腰而入及至卽以鑠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其
劉氏時在後堂聞之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
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未幾聰又

并立三后災異屢見元達及張師等切諫聰不納以
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實奪其權也于是太尉范隆等
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
同三司時中常侍王沉郭猗等皆寵幸用事又立市
于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誅其特進綦母達
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免爲庶人太宰
劉易及元達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
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賊也故文
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
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

豈足爲政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
奪于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殘毒忠善知
王琰等忠臣必盡節于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
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
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轍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
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剪凶醜與
政之流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引尙書御史朝省萬
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
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聰以表示
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尋封

沉等爲列侯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人盡寃之

按晉書魏武分匈奴爲五部晉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

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其部帥皆以劉氏雖分居五部然家居晉陽汾潞之濱元達後部之名於上黨無考而潞志拾遺

列於郡人姑從之

後唐

李肇上黨人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於定州不利力戰死之子孫入宋爲勲臣貴戚

北漢